

禮

書

通

故

欽禮通故

定海黃以周述

禮書第二十三

齊廷堪云凡庭洗設亏陀階東南南北以堂淺水在洗
東凡降洗降盥皆壹指壹讓升凡賓主相敵者降則偕
降以周案凡賓主人之盥洗皆壹指壹讓升賓中有賓
者亦壹指壹讓非正主人不讓喪大射是喪大射宰夫為主人非正
主人故不謙祭禮亏戶賓之正獻指讓配不指凡賓主人降則偕降不論敵者
惟君尊不降喪大射是奉君命尊亦不降聘禮是君亏
其臣亏聘賓雖降盥亦不就洗公食禮是

鄭元云鄉欽禮賓進東北面辟洗必進東行示情教繼

公云進者少南行也東北面鄉主人以周案時賓在鹵
階下遠亏洗故東行乃旋北面辟洗下云賓復在當鹵
序序爲東鹵之節則賓進爲東行非南行可知教說沿
楊圖之誤

教繼公說凡盥洗亏洗南者皆北面鄉飲酒禮賓東北
面盥疑東衍文盛世佐云主人在洗北沃盥者在洗南
故鹵北面沃之便也今賓在洗南沃盥者在其右故賓
方盥洗東北面邪鄉之程瑤田云主人阼階東南面辟
洗賓尊爵亏篚興對其對也必少鹵亏洗乃尊賓主相
對及主人復在賓復少東行然後北面盥以周案程說

近是

敖繼公說鄉飲禮主人適洗南面坐尊賓亏篚下篚南肆南爲下主人亦北面尊之南面坐亏洗北乃尊賓亏篚南不敢由便以周案鄉飲主人南面坐尊賓亏篚下謂篚北鄉射賓北面坐尊賓亏篚下謂篚南敖說非

楊復云鄉飲二篚上篚殽三殽一獻賓獻遵獻工皆再殽三也主人取殽酬賓一也下篚殽四一人舉殽爲旅酬始一也司正舉殽二也二人舉殽爲無算殽始四也敖繼公云下篚殽三盛世佐云燕禮二篚皆在堂下一盛諸臣飲器一盛君飲器而無堂上篚者堂上篚以盛

叢焚禮輕不用叢也以周案鄉飲鄉射堂上堂下皆有
篚奠禮大射特牲少牢僅有堂下之篚特牲記下篚實
叢二是下篚亦盛叢不獨堂上爲然特牲記又言下篚
實四觶鄉飲亦宜然無算叢所取之觶非卽旅酬所尊
之觶敖盛說非黍氏釋例云凡堂上之篚在尊南東肆
堂下之篚設亏洗鹵南肆

禮家說洗有南洗有北洗南洗在中庭北洗在房中萬
斯大說士冠陳器第云設洗直亏東榮無北堂別置洗
之文賓醴冠者贊者洗謂就中庭之洗洗觶不枉北堂
贊者洗句亏房中屬下讀江筠說特牲少牢云主婦盥

亏房中洗亏房中俱是北洗而其陳器皆止云設洗亏
阼階東南亦不及其在房中者不辱執以相難且亏房
中貫下經無此句讀以周案從江說

右洗籩

凌廷堪云凡設尊賓主人敵者亏房戶之閒君臣則亏
東楹之鹵塈附壺有元酒有禁凡醴尊皆設亏房中側
尊燕元酒以周案士昏禮尊亏房戶之東不在房鹵戶
東之閒聘禮記醴尊亏東廂禮運云醴醴在戶

賈公彥云少儀尊壺者面其鼻鄭注鼻在面中言鄉人
也此據燕禮鄉君言少儀尊者以酌者之左爲上尊鄉
飲酒尊兩壺亏房戶之閒元酒在鹵鄉射尊亏賓席之

東兩壺斯禁左元酒鄭注設尊者北面鹵曰左此據酌者北面言孔穎達云燕禮大射設尊在東楹之鹵自北鄉南陳之酌者在尊東鹵鄉以酌者之左爲上尊尊面有鼻鼻向君示君專有此惠也若鄉飲酒及卿大夫燕則設尊亏房戶之閒東鹵列尊尊面鄉南酌者鄉北以鹵爲上尊時主人在阼賓在戶牖卑來尊示不敢專惠也以周粢燕禮大射尊鼻面東酌者鹵面鄉尊元酒在左爲上尊鄉飲鄉射尊鼻面南酌者北面鄉尊元酒亦在左爲上尊少儀尊者以酌者之左爲上尊尊壺者面其鼻本爲通例賈孔二疏皆失一偏右尊

鄭元云席南鄉北鄉以鹵方爲上東鄉鹵鄉以南方爲上布席無常此其順之也上謂席端坐在陽則上左坐在陰則上右孔穎達云此據平常布席如此若禮席則不然江永云此謂室中布席之灤鹵上統亏奧南上統亏堂凌廷堪云凡設席南鄉北鄉亏神則鹵上亏人則東上東鄉南鄉亏神則南上亏人則北上曲禮正相反不足信注疏因曲禮之文附會以就之以致禮之通例無定以周案布席有堂室之分曲禮所言是室中設席之灤室以奧爲主奧在鹵南隅南北鄉鹵上東鹵鄉南上皆統亏奧也禘祫之祭太祖位奧東鄉昭穆之位自

鹵而東是南北鄉以鹵爲上士昏禮御賤衽席北止是
東鹵鄉以南爲上婦餕之席統亏舅姑是南鄉以鹵爲
上皆其證若士昏禮改筵羹禮筵賓設卿席大射賓席
卿席小卿大夫席皆南鄉經云東上大射工席諸公席
皆北鄉經亦云東上此言堂上布席之灋鄭注聘禮禮
賓注鄉歛鄉射賓升席自鹵方杜云賓升由下未嘗附
會曲禮文東鄉鹵鄉以南方爲上堂與室本同故鄭注
鄉歛記云主人介席南上升自下降由上依曲禮文爲
說大射儀小卿賓鹵東上大夫繼而東上若有東面者
則北上此以大夫之席繼小卿皆宜南面東上若南面

不容繼而東面則以北爲上東面北上與南面東上同
禮皆以左爲上明其相繼也此與通例鹵序之席東面
南上異故特云則北上以別之鄉歛記云立者東面北
上若有北面者則東上又云若有諸公則大夫亏主人
之北鹵面主人之贊者鹵面北上堂上無
贊者席此明序立禮
本非布席之法凌氏皆誤據之

鄭元說鄉歛記主人介凡升席自北方降自南方席南
上升由下降由上由僂經主人自席毒適阼階上者啐
酒席末因從北方降由僂也敖繼公云升降皆由下經
主人自席毒適阼階上是其降未必皆自南方記乃云

凡何與褚寅亮云凡升席由下降席由上正也降亦有時而從下由僂也東鄉南鄉之席以南方爲上則降從南方爲正今既啐酒亏席末則身在北矣故卽由僂從北而降轉過席壽以適阼階注云由僂明本非正也敖氏謂升降皆由下反以此從北方降爲正非也後介不啐酒而自南方降席則從降由上之正矣敖氏乃云由僂尤非介身在席中並非在南北此僂何從生乎以周案記云登席不由壽爲蹠席故升席必由下降席可以由僂故賓降自齒方適齒階僂主人自南方適阼階僂啐酒亏席末其身在北因從北方降亦由僂鄭意如此鄉

射注云賓升降皆由下明其它降不由下皆由僂也褚說降以由上爲正又過泥記文

孔穎達云曲禮毋踏席踏猶蹠也席當從下而升從上爲蹠席也熊氏以爲踏席猶逆席謂從上升玉藻所云者自是不由席而升與此別案鄉飲酒云賓升席自鹵方注云升由下也彼謂近主人爲上故以鹵爲下凡席皆升自下降由宥朱熹云曲禮是眾人其坐一席以宥爲上後爲下正與玉藻義同鄉飲乃是特設賓席一人之坐故以鹵爲下與此异以周案踏蹠古字通用鄭注踏席蹠席杜曰升席必由下明其義同也升席不由宥

爲躡席不由寗者不由下則寗猶下也升先由下故下謂之寗與畫卦由下下寗而上後同熊氏分由下由寗爲二固非朱子說寗上後下亦誤鄉歛酒升席自鹵方亦是由下孔疏非朱子說亦未是

賈公彥說曲禮席南鄉北鄉以鹵方爲上鄉歛賓升席自鹵方注云升由下以賓統主人以東方爲上也凌廷堪云凡賓升席自鹵方主人升席自北方鄉歛注據鄉射經文賓席東上而言鄉歛記注席南上升由下降由上據曲禮而言皆因文釋之非禮之通例以周案鄉歛記主人介凡升席自北方降自南方介升席自北方見

考經記舉之以明例則經賓降席自鹵方亦通例矣鄭注鄉飲記云主人介席南上升由下降由上以北方爲下注鄉飲賓升席自鹵方云升由下注鄉射賓升席自鹵方云賓升降皆由下以鹵方爲下凡升席皆由下主人席鹵鄉介東鄉皆以北爲下故鄉飲鄉射賓醶主人主人皆升席自北方鄉飲酒主人獻介介升席自北方賓席南鄉鹵爲下故鄉飲鄉射主人獻賓賓皆升席自鹵方凡降席主人介由上賓由下故鄉飲鄉射將立司正安賓及徹俎主人皆降自南方主人酬介介降席自南方鄭注鄉飲鄉射賓降席杜云席鹵鹵爲下也

鄭元云鄉射眾賓之席繼而鹵未有所殊別教繼公云
明其以次而鹵眾賓之席亦皆不屬以周案鄉飲禮言
眾賓之席不屬此爲通例鄉射所云繼而鹵繼卽不屬
賓有席鹵拜則席不與眾賓連屬甚明注疏失之

賈公彥云賓席末荅拜謂亏席鹵南面非謂席上近鹵
爲末以其無席上拜灑也已下賓拜皆然教繼公云席
末拜示違其位也不降席以其賤也盛世佐云降席而
拜固是常灑但經旣云席末荅拜與上文席末坐啐酒
同卽史記之半膝席教說爲長以周案凡言席末者未
離席也降席則離矣盛說近是但史半膝席不足爲訓

右席

鄭元云疑讀爲佞性然從亏趙盾之佞性立正立自定之兒賈公彥云禮未至故佞性然自定而立以待事也若行禮之間而立則云立不导云佞性立孔廣森說士昏佞性立讀當如士相見篇不佞性君之佞性立者斜鄉舅姑立也亏君以不敢斜鄉爲敬獻配則必鄉所與行禮者爲敬鄉飲酒賓鹵階上佞性立鄉主人立主人阼階東佞性立鄉賓立也以周案舊說佞性立之佞性讀若佞性不佞性君之佞性讀若擬孔氏厄言以不佞性君證佞性立說自可通司儀云行人之儀不正其正面亦不背客鄭注言常視賓主之角

郤辱兩鄉之是其義也但云亏君以不敢斜鄉爲敬與

公會賓亏階鹵寢立矛盾臣亦有不正其主面者矣

鄭元云主人三拜眾賓眾賓皆荅壹拜三拜一拜示徧

不備禮賈公彥云三拜眾賓眾賓各辱主人一拜主人

亦徧辱一拜教繼公云三拜者旅拜之灋皆荅壹拜者

荅旅拜之灋此禮大夫士同之以周案鄭注示徧釋三

拜不備禮釋一拜三拜一拜不專爲眾賓長三人言賈

疏誤然賈疏謂大夫尊故旅之而不備禮荅壹拜士賤

故旅之而辱備禮荅再拜是也教氏以荅旅拜止壹拜

因改特性禮再拜爲壹拜更誤

凌廷堪云凡主人進賓之酒謂之獻賓報主人之酒謂之酢主人先飲以勸賓之酒謂之酬正獻既畢之酒謂之旅酬旅酬既畢之酒謂之無算齎鄉飲鄉射記皆云獻用爵而燕禮大射獻用觚大射獻服不用散禮殺故也酬禮用觶不用爵惟賓主人乃行之獻酒逮及賤者如工笙獲者釋獲者祝佐食之類配主人惟賓介及邇者有之酬酒雖介邇亦無之尊賓之意也以周案主人獻賓賓酢主人主人自飲以酬賓賓尊而不舉此其大略也然其中亦有不同士昏禮婦舅獻之婦酢之姑酬之婦尊之獻與酬异其人鄉飲惟賓備獻酢酬亏介則

獻酌而未酬亏眾賓則獻而不酬酬鄉射之亏眾賓亦同聘禮有獻無酌酬奠禮宰夫爲主人其賓酌主之後主未酬賓而遂獻公樂工以下亦有獻無酌酬大射亏賓亏公亏孤卿大夫未射之先獻之亏庶子左右正內小臣之屬既射之後獻之亏服不亏獲者釋獲者射未終時獻之凡酌皆賓親酌鄉歛鄉射介大夫授以虛殼主人自實殼酌爲賓卑不敢敵主人也士虞特牲尸酌主人必祝酌以授之亦不親酌爲尸尊不與主人爲禮也凡旅酌以酬獻殼獻酒逮及工笙獲者釋獲者及祝佐會凌氏謂逮及賤者然鄉歛記主人之贊者不與無

算叢然後與射禮工笙獲者釋獲者亦不與旅酬鄭注
鄉飲云凡旅酬者少長以次終亏沃洗者皆弟長而無
遺矣賈疏云旅酬時未及沃洗則賤者不盡與獻與獻
者亦不盡旅酬凡旅酬先酬主人而特牲禮尸主人皆
不與尤爲禮之殺

棗廷堪云凡獻酒皆有薦禮盛者則設俎薦脯醢在升
席先設俎在升席後凡獻酒禮盛者受叢亏席壽拜與
卒叢亏階上凡獻酒禮盛者則啐酒告旨啐酒亏席末
告旨則降席拜以周案主人獻賓介有設俎有不設俎
凌說禮盛設俎是已餘云禮盛皆誤當云凡獻酒賓介

受齋亏席崩賓啐酒告旨介則否鄭注云祭薦祭酒齊肺亏席中惟啐酒亏席末

凌廷堪云凡獻酒禮盛者受齋告旨卒齋皆拜酳主人禮殺者不拜告旨又殺者不酳主人以周案凡獻酒賓

拜受齋拜告旨拜卒齋介不拜告旨眾賓不拜卒齋祭

祀之戶如正賓賓如介故戶亦拜啐酒告旨卒齋有司

賓侑不拜告旨牲眾賓兄弟不拜卒齋禮經通例如此

初無盛殺同一賓主人而禮有隆簡謂之禮盛禮殺此等爲賓介眾賓通例初無盛殺可言

凌廷堪云凡禮盛者坐卒齋禮殺者立卒齋以周案主人賓介皆坐卒齋眾賓兄弟皆立卒齋此通例也特牲

少牢獻祝與佐食餕畢主人酳酢皆坐卒釅旅酬之舉
觶媵叢皆坐祭遂卒觶與通例异凌氏以為禮盛旅酬
無算釅立飲與通例亦异凌氏以為禮殺當已

鄭元云以釅拜者不徒佗言拜既釅者不徒起起必酳
主人教繼公云以釅拜蓋指賓主介遼既卒釅而尊釅
拜者也既拜而興則與歛己者爲禮故曰不徒佗然此
拜乃毒禮之節其意未必與後禮相通記乃合之以生
義失之盛世佐云以釅拜者謂凡尊釅拜執釅興者也
不徒者謂起有所事無空起也如賓之告旨尊釅拜執
釅興是以釅拜也下卽云賓鹵階上坐卒釅是不徒佗

也其拜既竅亦然凡拜必尊竅記乃言以竅拜者拜畢卽執竅興者謂之以竅拜不執以興者謂之尊竅拜尊竅則有徒從者矣如介配主人主人坐尊竅亏函檻南介右再拜崇酒下云主人復阼階是其證也敖未知尊竅以竅之分反疑記失豈不謬哉以周案尊竅拜者有徒從以竅拜者不徒從此爲通例不獨拜既竅爲然鄭注失之一偏敖說更舛

敖繼公云鄉飲主人向南面獻介介乃北面受竅則賓陪主人主人亦北面受主人獻賓賓其東面受與盛世佐云案儀禮圖受竅者皆北面敖云東面受非以周案

主人獻賓賓酢主人皆返受主人歛北面賓東南面
鄭元云拜崇酒崇充也言酒惡相充實教繼公云崇重
也謂賓崇重己酒不厭其薄而歛之既也姜兆錫云崇
之言隆謝賓酢之隆施也以周案主人拜崇酒在受酢
卒酢之後如教說當拜亏賓告旨之時非經意也教又
謂己自歛乃知酒之薄惡說尤迂曲拜崇酒者酒本己
物此重其酒自賓酢而拜之也姜說可從堯大射不告
旨主人之義不崇酒代公之義

凌廷堪云凡酬酒先自歛復酌尊而不授舉觶賄亦
如之凡酬酒尊而不舉禮殺者則用爲旅酬無算叢始

凡酬酒不拜洗以周案有司徹主人酬尸尸拜受竅主人酬賓賓拜受竅大射禮宰夫爲主人酬賓賓拜受竅亏筵席皆云受不云奠是酬竅相授受也又有司徹二人舉觶亏尸侑尸侑皆拜受竅兄弟之後生者舉觶亏其長長拜受亏其佐皆云受不云奠是舉竅亦相授受也凡酬禮殺亏獻其竅用敵禮相授受不敵不授羹大射禮之酬賓有司徹之酬尸酬賓曰拜受曰拜送用敵禮也鄉飲鄉射主人酬賓及一人舉觶二人舉觶曰坐奠謙不敵也曰賓辟曰坐取曰坐受用敵者禮也辟謂辟奠取受互文取亦受也鄭注云舉觶不授下主人

也言坐受者明行事相接若親受謙也鄭以下主人不

授是不敵不授之證而坐受為自謙用敵禮特牲禮主

人酬賓尊解弓薦北賓坐取解正同此例是又用敵禮

相授受之證也

取受互文一人舉解之坐受鄉射禮云

解而此弓賓言取介言受鄭注賓與大夫辟坐受

今文作賓受近儒辨取受之异多勝葛燕大射禮二人

媵竅弓公進坐尊弓薦南北上降阼階下皆再拜稽首

送解公荅再拜此立文與諸經迥別乃所謂尊而不授

者媵竅二人下大夫也公君也臣之弓君尊而不授正

禮也故不云辟亦不云受獻賓後媵竅獻士後媵觚皆

同此例凡敵者相授受不敵者尊而不授為禮經之通

譬如昏禮壻奠鴈覲禮侯氏尊圭皆然鄭注云卑者見
尊卑摯而不授亦可互證方望溪謂鄉飲鄉射酬賓尊
而不授以此解不用不煩賓以親受燕則君賜故親相
授受韋協夢謂鄉飲鄉射之旅酬賓主之故主人酬賓
不授將以此解舉旅也燕禮公主旅酬之禮故酬賓授
受如常禮皆與有司徹不可通且主人酬賓固望賓之
歛也如其說直虛偽目凌氏釋例亏經文尤不可通云
酬酒禮之殺者爲旅酬無算叢始亦誤

賈公彥說一人舉觶爲旅酬始二人舉觶爲無算叢始
凌廷堪云亦有二人舉觶爲旅酬始一人舉觶爲無算

數始以周案賈據鄉飲鄉射特牲爲文凌云二人舉觶爲旅酬始據喪禮大射有司徹文其云一人舉觶爲無算數始不足信其實喪禮大射主人獻賓後二大夫媵

觶弓公獻卿後二大夫又媵觶弓公獻士後賓又媵觶

喪禮觶弓公凡五舉觶特牲旅酬兄弟弟子舉觶無算數
賓子弟兄弟弟子又舉觶以是言之公旅酬五媵數無

算數不舉觶大夫士旅酬一人舉觶無算數二人舉觶
大夫祭禮有尸與侑旅酬亦二人舉觶與士禮异無算
數兄弟之後生與賓一人各舉觶亦二觶與士禮同

鄭元云鄉飲使二人舉觶弓賓介若有大夫則舉觶弓

賓與大夫敖繼公云正言賓介者明雖有大夫猶及介
盛世佐云鄉飲專以尊賓非爲賚賓大夫雖尊不當先
介注非褚寅亮云經言賓介明大夫雖尊不辱越介而
舉觶勇鄉射無介故及大夫以周案鄭注據鄉射文以
下記賓俎肩主人俎臂介俎脰推之大夫俎用脯肫卑
亏主人尊亏介似當先及大夫

孔穎達云如或觶之箋云旅觶也觶酳皆侷酬此侷醳
者古字通用酳有二等既酳而酬賓者賓酳之不舉謂
之奠酳至三酳之後乃舉鄉者所奠之酳以行之交錯
相酬謂之旅酳謂眾相酬也以周案孔氏此疏取舛酳

酬古今字非通俗誤一主人酬賓之禪賓尊之亏薦東一人舉禪之禪賓尊之亏薦鹵至旅酬時所舉之禪乃一人舉禪之尊亏薦鹵者非舉鄉者酬賓所尊薦東之禪誤二二禪交錯爲無算齋禮非旅酬誤三無算齋二人舉禪在堂下亦不取鄉者酬賓所尊堂上之禪

賈公彥云有司徹兄弟之後生者舉禪亏其長爲無算齋者以其賓長所舉尊酬亦爲無算齋以此二禪皆在堂下尸不與故也旅酬皆從上發尸爲首故特牲等使一人舉禪爲旅酬與賓長所舉薦右之禪此賓不舉旅酬皆從尸舉故所尊者爲無算一齋亦是弔亏特牲凌

廷堪云特牲酬賓之禪與兄弟弟子所舉之禪同爲旅
酬發端有司徹酬賓之禪與兄弟後生所舉之禪同爲
無算穀發端特牲旅酬之禮同亏有司徹無算穀禮而
有司徹旅酬則別使二人舉禪亏戶稍爲之始以周案
有司徹文與鄉飲鄉射特牲諸禮本合不過大夫祭禮
有戶與侑其旅酬宜使二人舉禪爲异爾鄉飲鄉射旅
酬一人舉禪無算穀二人舉禪特牲禮旅酬兄弟弟子
舉禪是旅酬亦一人舉禪也無算穀賓弟子及兄弟弟
子舉禪賓黨一禪主黨一禪是無算穀亦二人舉禪也
有司徹兄弟之後生舉禪亏其長爲無算穀始是主黨

一禪又賓一人舉瓣亏戶如初亦送之亏下卽賓黨一

禪鄭注賓一人次賓長者是無算瓣亦二人舉禪也有
禪遂及賓兄弟不及私人

司徹二人舉禪不舉堂上酬賓之禪一與鄉飲鄉射台如賈疏特牲士禮尙使二人舉禪有司徹大夫禮反殺亏士謬矣因此遂謂賓一人舉瓣亏戶爲舉無算瓣後更爲旅酬旅酬再舉禮意錯雜凡旅酬者皆以尊酬卑故謂之下爲上賓一人獻戶亦不合旅酬之禮凌氏儻到附會又爲賈疏所誤

鄭元云旅酬下爲上謂特牲饋食之禮賓弟子兄弟弟子各舉禪亏其長也逮賤者宗廟之中以有事爲榮也

孔穎達云旅酬時使卑者舉觶亏其長卑下者先飲是
下者爲上一說兄弟弟子代主人酬一說舉觶起亏賤
者賤者行主人事故云下爲上凌廷堪云鄉射禮相旅
化受酬者曰某酬某子注某者字也某子者氏也偁酬
者之字受酬者曰某子旅酬下爲上尊之也春秋傳曰
字不若子鄭氏此注取稿凡旅酬皆以尊酬卑謂之下
爲上中庸注欲明逮賤之義故引特牲賓弟子兄弟弟
子發端之文以括無算數非謂旅酬亦非謂舉觶亏其
長爲下爲上也數至無算則神惠均亏在庭凡執事者
以尋與飲酒爲樂不執事者則不與非謂舉觶爲有事

也中庸章句因舊注復增故遠及賤者使亦辱以申其敬也二語而鄭義蓋晦以周案從凌說據中庸注下爲上卽無算齋褚氏云無算齋亦辱統名旅酬

敖繼公云司正退立亏序端東面惟俟事之時則然自後凡作受酬者堂上者北面作之堂下者南面作之既則復其位盛世佐云堂上者北面作之惟相介酬眾賓則然其他則司正東面自若也鄉射禮在下者皆升受酬亏齒階上司正安尊南面作之以周案從盛說

凌廷堪云凡旅酬不及獻酒者不與凡旅酬皆拜不祭立飲凡旅酬不洗不拜旣蔽以周案及獻者亦不盡與

旅酬如鄉射大射之工笙獲者釋獲者特牲之戶主人
皆是鄉飲鄉射記云凡旅不洗不洗者不祭此通例也
而亦有更祓而洗者如燕禮爲賓舉旅是凡獻醶坐卒
祓酬不歛旅酬立卒祓鄉飲記云坐卒祓者拜既祓立
卒祓者不拜既祓

裴廷堪云凡無算祓必先徹俎降階凡無算祓皆脫屨
升坐乃羞凡無算祓不拜惟受祓亏君者拜凡無算祓
堂上堂下執事者皆與以周案徹俎降階堂上賓主人
介大夫等皆降也脫屨升坐大夫以上之禮也大夫以
上無算祓行亏堂上皆脫屨故鄉飲鄉射燕大射有脫

履升堂之文有司徹賓戶之禮在堂上經不云脫屨文
不具爾特牲禮無算數行亏堂下則士禮不脫屨也云
皆脫屨升坐亦少分明鄭注脫屨主人先左賓先右以
相鄉爲敬賈疏在室尊者脫屨在戶內餘脫戶外在堂
亦尊者一人脫屨在堂餘脫亏堂下

楊復云無算數當實賓之禪以之主人實大夫之禪以
之介及其交錯而行當實主人之禪以之眾賓長實介
之禪以之次大夫又實眾賓長之禪以之第三佐次大
夫實次大夫之禪以之第二佐次賓長敖繼公云賓禪
亦以之主人介禪則以之大夫其餘類推盛世佐云敖

說是及其交錯而行當實主人禪以之眾賓長實大夫
禪以之次賓長又實眾賓長之禪以之次大夫實次賓
長之禪以之弟三佐大夫循是而辯右獻酢酬無算數

鄉射記凡尊者亏左將舉者亏右以周案亦有將舉者
尊亏左如喪禮之媵叢尊亏薦南公佐鹵鄉薦特牲禮
之酬賓尊亏薦北賓佐東鄉薦是也亦有不舉者尊亏
右如有司徹二人舉禪亏尸侑侑尊禪亏右是也據鄭
注云神惠右不舉變亏歛食與歛生人禮异褚氏申其
說具詳饋食門少儀云客歛尻左其歛尻右介叢酢叢
皆尻右鄭注客歛謂主人所酬叢賓不舉尊亏薦東三

齎皆歛齎也釋例云醴不卒齎故皆尊弓薦左敖氏謂堂上則左之堂下則右之褚氏已駁之矣說見後

鄭元云凡舉齎三化而不徒齎謂獻賓獻大夫獻工皆

有薦郝敬云三化謂獻賓獻介獻眾賓不徒齎謂樂化盛世佐云舉齎謂初取齎亏篚也三化謂尊齎之後復取之而起三次也不空齎謂寶之以酒此禮獻賓獻大夫皆然故云凡獻介不拜洗少盥後一化獻眾賓無辭降之文少賓對後一化記此者欲見獻賓及大夫禮隆不與介以下同也楊大堉云記言舉齎爲經一人舉饗言也云凡兼二人舉饗言也以周案獻介獻眾賓亦有

薦鄭注舉賓大夫及工而遺介眾賓鄉射禮無介獻賓及眾賓後卽遵入而樂作彼記亦云舉賓三作不徒齋郝氏以獻賓及介眾賓爲三作亦未合盛說近是

鄭元云君賜之齋受齋者亏尊所至亏授齋坐授人目賈公彥云曲禮與玉藻并此文並無立授之文故知坐授赦繼公云興授人齋以周案赦說非右算齋舉齋受齋

凌廷堪云凡執齋者皆左手祭薦皆右手祭薦者坐祭俎者興祭薦者執齋祭俎者奠齋凡祭薦不洗手祭俎則洗手以周案祭酒用左手鄉射大射設斂用二手祭酒祭薦用右手祭俎有二灋禮盛者用左右手故祭必

右祭酒祭俎

奠齋禮殺者左執齋右祭俎與祭薦同故大射禮有獲
者左執齋右祭薦俎之文鄉射有司徹亦云左執齋右
取肺坐祭之是祭俎不必盡奠齋凡祭必坐未有立者
經文亏興取肺之下曰坐祭曰坐絕祭不一而足云祭
俎者興尤誤釋例又云凡祭酒禮盛者啐酒不盛者不
啐酒祭肺禮盛者疇肺不盛者不疇肺是也

凌廷堪云凡祭肺興加俎後坐挽手然後執齋祭酒蓋
祭肺或繚祭或絕祭俎禮之盛用兩手故必奠齋挽手
也亦有祭俎不挽手者如大射獻服不獻釋獲皆不奠
齋不挽手不奠齋用一手則非繚祭絕祭可知禮殺也

士虞特牲尸入舉肺士禮爲盛尸皆不捲手有佐食授之尊尸也以周案捲手之禮爲絕肺染污也絕肺之後未有可不捲手而祭酒者公食大夫有贊者授之而亦捲手則士虞特牲少牢有佐食授之亦捲手可知經不箸者文不具也捲字亦作帨帨乃帥之或體說文帥佩巾或作帨帨所以拭手而拭手遂謂之帨手

鄭元云鄉飲禮右手取肺郤左手執本坐弗繚右絕末以祭尚左手躋之繚猶紵也大夫以上威儀多紵絕之尚左手者明紵紵之乃絕其末敖繼公云執本郤左手則絕末覆右手矣尚左手躋之謂舉其左手而右手在

下以末授口疇之將疇乃尚左手則祭時不然矣褚寅
亮云注訓繚爲歛紓而不解弗字之義說文弗擣也擣
舉也鄭意蓋謂舉左手以歛紓肺乃以右手絕其末以
祭但篇中俱從士禮獨此從大夫禮未詳盛世佐云注
之誤在以尚左手三字連上爲句夫鄉射士禮絕祭不
繚乃其經亦云尚左手則尚左手當連疇之爲義而弗
繚之弗當讀如字以周案鄉射禮云興取肺坐絕祭尚
左手疇之不云弗繚以鄉歛爲繚祭鄉射爲絕祭也鄉
歛主亏歛故多其儀用繚祭鄉射主亏射故略之用絕
祭喪大射皆絕祭者喪爲主人卑大射亦不主亏歛也

鄭注太祝云禮多者繚之禮略者絕則祭之是已此云大夫以上威儀多用繚祭似非盛氏以鄉飲爲絕祭灋尤誤弗古文化亞見漢書顏注集均八物古文四瞽均段懋堂云說文左戾爲入右戾爲厂二字屈屈之爲亞是也亞字屈屈下𠂇繚祭之象鄭解弗繚爲𠂇繚甚是而連尙左手爲文則非右手取肺而仰左手執其本則肺自左右相戾下𠂇手外右手乃從肺本下循至末乃絕以祭褚氏申鄭謂要舉左手以𠂇繚非也

九祭詳
禮同

敖繼公云葬禮之賓乃大夫亦絕祭而下文云公祭如賓禮則自上至下此禮同也舊說謂大夫以上繚祭惟

士絕祭不攷褚寅亮云喪禮之賓絕祭當以鄉飲酒疏
臣在君廟不繚祭之說爲正下文云公祭如賓禮祭則
皆同祭肺之繚絕不同勿泥以周案繚絕二祭爲禮多
禮略之別周禮太祝鄭注是大夫以上繚祭說本鄉飲
禮注惟士絕祭禮家本無是說注疏家止言士絕祭不
云惟喪禮公祭如賓禮謂亦如賓之絕祭絕祭雖天子
亦行之故別立九祭中褚說尤謬右祭肺

鄭元云餕餘不祭父不祭子夫不祭妻食人之餘曰餕
餕而不祭惟此類也食尊者之餘則祭盛之以周案祭
謂食祭鄭云食尊者之餘則祭據禮經爲說陳澔集說

非右祭餕以上通論鄉飲鄉射獎大射禮

孔穎達云鄭說鄉飲酒有四事一則三季賓興賢能二則鄉大夫飲國中賢者三則州長習射飲酒四則黨正蜡祭飲酒總而言之皆謂鄉飲酒鄉則三季一飲州則一季再飲黨則一季一飲呂大臨云鄉人凡有聚會皆當行此禮恐不止四事盛世佐云此庶國鄉大夫賓賢之禮他如黨正正齒佐州長春秋習射及鄉大夫飲國中賢者雖亦名鄉飲酒而其禮固不能無异以周案鄭說鄉飲有四不數大飲蒸漢郡國所行取濃黨正易蜡祭以祀先聖先師而鄉飲賓興之禮廢唐開元後鄉貢

取士行鄉飲酒禮不祀先聖先師而黨飲正齒之禮廢
明代所行一季再飲仍呈黨正之灋 又案周官鄉飲
賓興主亏賢者論語鄉人飲酒主亏老者賈疏謂鄉大
夫士飲國中賢者用鄉飲酒禮卽論語所謂鄉人飲酒
非也凡飲酒必立賓介或謂鄉人飲酒不立賓介似亦
未是褚氏云若不立賓則獻酬酢之事俱不可行矣故
喪義曰立賓主飲酒之義也見凡飲酒必立賓也

鄭元云周禮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鄉大
夫以正月之吉受灋亏司徒是禮乃正月而一行也今
郡國十月行此飲酒禮以黨正每歲邦索鬼神而祭祀

則以禮屬民而飲酒序以正齒位之說以周案周禮
鄉春正月州春秋二時黨在冬十二月大蜡之時漢成
帝用三月後漢用十月晉十二月明洪武後春正月冬
十月

鄭元云宿戒者謂寿期三日之戒申戒爲宿謂寿期一
日教繙公云宿戒者先期日而戒之也公會禮不宿戒
謂當日乃戒以周案戒宿二事教氏訓宿爲豫非周官
大史大祭祀戒及宿之日與執事讀禮書而協事是戒
及宿异日也但祭祀之戒宿以十日爲期故戒謂散齊
七日宿謂致齊三日賓客之戒宿以三日爲期故鄭注

謂戒毒三日宿毒一日士冠禮毒期宿賓又毒期戒
大射毒期三日戒公食鄉射當日戒謂之不宿戒

賈公彥云冠禮戒賓主人先拜賓答拜此鄉大夫尊賓
是鄉人宜尊敬主人故賓先拜辱也張惠言云冠禮戒
賓文不具其宿賓賓出門左鹵面再拜主人東面答拜
乃宿賓賓許主人再拜賓答拜與鄉飲禮正同戒宿同
科辭互相備冠禮疏是此疏爲非以周案張說是也

鄭元云夙興往戒歸而敷席或說亦當先期宿戒經不
言文省以周案鄉射記云使能不宿戒鄉飲宜同從鄭

注

鄭元云席眾賓亏賓席之齒皆獨坐一說經云眾賓不屬謂不與賓相屬非眾賓皆獨坐以周案從鄭注

鄭元云賓席牖壻南面以周案凡賓主人行禮東面者以齒序爲正位其南面者或在戶齒如士冠筵亏戶齒記以爲醜亏客位是也或在牖壻如司几筵王位設黼依亏戶牖闌而國賓之筵則在牖壻是也鄉飲酒義云坐賓亏齒北是賓席在牖壻不在戶齒明矣舊解謂戶齒卽戶牖闌已誤謂鄉飲酒賓席在戶齒更誤戶牖闌非賓位說詳襍箸

鄭元云賓辭坐取解復位尊解亏薦東酬酒不舉敷縕

公云辭辭其尊禪也尊而不授亦不能無降等之嫌故辭之尊禪堂上則左之堂下則右之名從其便褚寅亮云酬酒不舉故尊亏左記所云凡尊者亏左將舉者亏右也集說背記文尊禪不舉又不敢必賓之不舉故仍尊薦右賓則遷亏薦左以示不舉上經之辭辭其尊薦右也謂辭親酌己者非謂辭尊而不授似矣猶未盡

賈公彥云鄉飲禮主人與賓三指至階時介與眾賓亦隨至齒階下東面今惟亏升時指讓無庭中指讓事方苞云賓主人以賓升介與眾賓尚在門左繼以介指讓升拜如賓禮則自門左三指三讓皆與賓同張惠言云

介亏入門後在庭中東面此時主人至阼階席中庭鹵面指之介東面亏其位指進東當塗曲北面又指當碑又指以周案鄉飲酒義云主人拜賓及介而眾賓自入是時介隨賓入當在鹵階下近庭處斷非入門左卽止下云眾賓降復伏必非遠至門左張圖介位近門誤云有當塗當碑指更爲冗說記云三揖至亏階三讓以賓升拜至獻酬辭讓之節繇及介省矣是介有升時揖讓而無庭中三揖之證經主人以介揖讓升與下卒洗介揖讓升同於謂一揖一讓升其禮殺亏賓故經明箸之當楣之拜與賓同故又曰拜如賓禮如方張說經當云

主人以介升如賓禮

教繼公云鄉飲禮主人指外眾賓皆進盛世佐云鄉飲禮眾賓皆進當在主人與介行禮甫畢之時進而大亏賓介之南故主導階下拜之教說誤以周案上文主人迎賓賓入門左介及眾賓後亦隨入主人與賓每曲揖介及眾賓後亦隨進鄉射禮迎賓節文與鄉飲同亏眾賓皆入門左東面北上之下有賓少進三字鄭注云少進筮在壽明眾賓後亦隨進也又注鄉飲禮眾賓皆降云皆降復初入之位明眾賓位在碑南中庭北也鄉飲禮云主人指升主人自升也眾賓之長一人辟洗由階

下東行辭之記云如賓以大判言之非盡如也上文賓厭介入門左介厭眾賓入眾賓皆入門左北上明其入同時也下文賓厭介升介厭眾賓升眾賓序升卽席明其立同地也自賈疏以主人揖升爲眾賓升遂謂辭洗降辭固謬諸說賓進時眾賓仍立亏門左不隨進又嫌卒洗復其位不導遠至門左亏是紛議眾賓皆進之節且謂眾賓有門內位堂下位二處縊貳紕繆參見射禮門

鄭元云眾賓辨有脯醢薦亏其位位在下故繼公云眾賓三人之外者也其堂下之位繼賓介之位而南以周

案鄭注位在下謂堂下近中庭楊信齋圖堂上賓長三席之鹵復有眾賓之位固誤張皋文圖眾賓位在中庭南近門亦未是

鄭元云眾賓之長一人辟洗餘二人雖爲之洗不辟其下不洗敖繼公云主人惟亏長者一人爲之洗一人辟之者禮主亏已也盛世佐云主人爲眾賓之長一人洗故此人辟之餘二人茲不爲之洗何辟之有注非以周案經亏主人降洗明云獻眾賓眾賓之長升拜受者三人是獻三人皆洗之也而記云眾賓之長一人辟洗者爲行禮賚婢壹不可往參也獻眾笙不洗一人拜義同

餘人不辭不拜通禮宜然非爲事不主己敖盛二說皆非

賈公彥云獻工拜送在鹵階東以工在階東也拜送笙在鹵階上以笙在階下也方苞云以獻笙見獻工亦亏鹵階上以獻工見獻笙亦亏阼階上拜送賓各舉一節互相備也以周案舊說經亏獻工不言地而曰阼階上拜送賓明獻亦在阼階上也獻笙拜送賓不言地而曰獻亏西階上明拜送賓亦在西階上也方氏又以工笙交互言之說亦可通張圖謬

敖繼公云諸公大夫則使人受俎人亦謂弟子鄉射禮

曰大夫取俎還授弟子方苞云鄉射大夫不過本州賓
列少尊者故俎授弟子鄉飲之遵者諸公之下尚有諸
卿故使公士受俎經云如賓禮謂如賓之俎使司正受
乃公士非弟子也以周案賓俎授司正介授弟子若有
諸公如賓授司正大夫如介授弟子故變文言人若一
以司正則曰授司正可矣公如賓禮大夫則如介禮本
經文大夫授弟子鄉射禮文下曰如賓禮者謂如賓降
自鹵階東面立不關受俎故方二說胥失之矣

鄭元云俎旣授弟子皆降復初入之佐教繼公云賓降
立鹵階鹵主人降立阼階東介在賓南大夫在介南眾

賓又在大夫南少退張惠言云鄉射禮無介此有介介當繼大夫而南皆亏鹵階鹵當序以次而下則介與三賓不復初入之位也以周案一說大夫在介南一說介在大夫南雖難肅定而介三賓之復位爲初入位可無疑也張說介眾賓初入位在中庭南近庠門與此注不合轉疑其不復初入位經馳紕繆

敖繼公云公三重大夫再重皆蒲席緝布純沓也上下之席同物故不必言加加席與其下席异物而長半之所以周案公再重大夫一重禮之正也下經言公辟一席大夫辟加席則此公三重大夫再重明是加席上下异

物教說非

詳禮器同

鄭元云賓服鄉服以拜賜昭曰與鄉大夫飲酒之朝服也不言朝服未服以朝也方苞云經文特著鄉服與鄉射之服异也鄉服卽修業考鄉之服元端是也盛世佐云此云鄉服則正行禮之日賓蓋處士服以周案此與鄉射禮文正合方盛勢化區別未是

鄭元云徵唯所欲徵召也以告亏先生君子告請也敖繼公云惟言告是不請矣以周案當從鄭一召一請尊卑之鑿也請者來否聽其自主褚氏云旣殺亏正禮不敢必以屈先生君子也

鄭元云立者東西北上若有北面者則東上或統亏堂
或統亏門敖繼公云此謂在門內位之時也北面者當
齒上東字誤以周案敖氏改記文非當從注統門說

敖繼公云主人之贊者無算叢然後與遠下亏賓黨也
鄉射禮無算叢執殫者皆與旅亦主人之贊者也鄉飲
酒義謂沃洗者辱與旅酬與此异當以此爲正方芑云
鄉飲義所釋黨正之飲酒亏序以正齒达安辱以泥賓
興之禮以周案鄉飲酒義首列鄉大夫興賢黨正尚齒
二禮之异自孔子曰以下統言其同云終亏沃洗者爲
無算叢之節不屬旅酬孔疏已言之與此經何异右鄉飲禮

鄭元云侍歛亏長者酒進降席拜受敬也葬歛之禮鄉

尊何允云拜受亏尊所尊者主人也拜者對主人崔靈

恩云卿大夫葬歛主人面亦鄉尊若鄉歛酒禮主人與

賓夾尊孔穎達云葬禮尊面鄉君今云拜受亏尊所當

是葬禮而葬禮無此語文不具目長者舉未礪少者不敢歛此與葬禮及注合而與士相見及玉藻違士相見

玉藻二文皆先君卒斂而此云後歛者此據葬歛正禮

禮是侍長者私歛之禮也記明云長者少者安可以爲

君臣葬歛之禮侍君歛者無爲賓客之嫌故先君卒斂

若爲君嘗酒然侍長者而先歛則嫌以賓客自冗故未
釀不敢歛以周案喪禮獻酬配皆非杖歛至無算斂禮
殺公與賓杖歛相見禮所云是朝夕侍君杖歛之禮杖
歛臣先卒斂以俟君爲禮之正故相見禮及玉藻杖云
卒斂而俟君卒斂然後授虛斂喪至無算斂臣之歛酒
者數矣後君卒斂以告醉且明成禮也曲禮所言是記
者參合相見禮喪禮而定之以爲侍歛長者之灑其云
拜受亏尊所與喪禮筵席獻斂受斂筵席异蓋用相見
禮也故鄭注相見禮受斂升席祭云受斂者亏尊所用
曲禮文其云長者舉未釀少者不敢歛與相見禮卒斂

而俟异又參葬禮也故鄭引葬禮公卒斂而後歛以注之禮文微逸士大夫侍歛之灋不可攷記者參合諸禮以為之制亏經自有异同孔疏必以曲禮所言即是葬禮亏拜受尊所句不可通孫氏以此爲侍長者私歛之禮非君臣葬歎之禮當已其以相見禮先君卒斂爲若爲君嘗酒說本敖氏集說亦不足信何氏訓尊所爲主人處更謬右侍歛長者

受業金壇林之祺
全校